

Mysterious Island

世界名著大系

神秘岛 下

Mysterious Island

[法] 凡尔纳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十三卷

神 秘 岛 (下)

[法]凡尔纳 著
郭学海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第十章

造船——第二次麦收——猎捕无尾熊——一种新的实用植物——惹人注目的一条鲸鱼——鱼镖——肢解鲸鱼——利用鲸髯——五月底——潘克洛夫心满意足

潘克洛夫只要决定做一件事，在没有做完以前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既然他现在想的是到塔波小岛上去看看，加之渡海又需要有一艘较大一点的船只，因此就必须将上面提到的那艘船只建造出来。

以下便是那位工程师所制定的造船方案，并已得到了是位水手的同意。

这艘船的龙骨长度是 35 英尺，横梁为 9 英尺——只要船底部分和它的水线设计得成功，这就可使船只行进时平稳——，因此，船的吃水想必就不应在 6 英尺以上，这样，船身入水之时才可保持平稳，避免倾斜。船上将会全封铺上甲板，上面留出两个舱口，可从这里进入下面分隔开来的独立的两个舱房，另外给单桅帆船配备帆缆索具，船上分别还装有后桅帆、船首三角帆、前桅帆、顶桅、后桅支索帆、非常容易操作的风帆，暴风雨时完全易于落下，而且非常利于牢牢地控制住。最后，船体将会建有真正的船缘，也就是说，船壳外侧不是重叠式开去而是与甲板平面对称平铺出去的那船缘部分，至于船的肋骨框架，鉴于船缘已经装置在肋骨那横截面下方，因此采用热处理的方法将肋骨框架认真安装上去便行了。

要建造这艘船只，选用什么样的木材好呢？小岛屿上面不有的是榆树和冷杉吗？大家因此决定使用冷杉木，这一种木材容易“劈做”，大凡木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干起来也是容易，此外，冷杉木在水中的防腐性能完全不会比榆树木差。

这般具体的方案定下来了，既然那美好的季节轮到来时之前还有半年时间，于是大伙商定由赛勒斯·史密斯和潘克洛夫俩人专门从事造船工作。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将继续去狩猎，而纳布，他的助手杰普，则仍旧干各自以往干将开来的那类家务活。

造船用的树挑选好了，它们被砍了下来，削去枝杈，锯成了木板，真

正的锯木工人恐怕也只能锯成这般模样，8天后，在“烟囱管道”和那处悬崖峭壁之间的一凹入处出现了一个筹备就绪的造船工地，一条长达35英尺的龙骨躺在沙地上面，它的后部已安上艏柱，前部亦已装上了艄柱。

在着手这项新的工作时，赛勒斯·史密斯并非是盲目般进行的。他熟悉造船几乎和他熟悉其他所有的事儿一样，因此他就在纸上首先构思画出他那船只的真正大小的模样来。此外，还有潘克洛夫协助他工作，潘氏曾在布鲁克林造船厂工作过几年，对这项职业富于实践经验。他们经过认真的思考和严谨的计算之后，于是才把那横截面肋骨下部接到龙骨上头。

大家随意都可以想象得到，潘克洛夫为将他的这项新事业进行到底所表现出来的热忱此时是多么高，干劲是多么大，他简直就是连一刻也不愿意把活儿搁下。

有一件优先要做的事令他离开过造船工地一天，但也仅仅是一天而已。这就是第二次麦收期到了，时间是4月15日。这一次麦收和第一次时一样获得了好收成，产量达到了预期数字。

“5斗啊！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认真地量了量他的粮食资源后说。

“5斗，”这位工程师应答道，“这样的话，每斗是13万粒，那么总共就是65万粒。”

“好啊，这一次我们将其全部播种下去，”是位水手说道，“我们还是少留一点儿好嘞？”

“对，潘克洛夫，而如果下次有同样成比例的收成，我们就将拥有4000斗了。”

“那时候可以吃上面包了吗？”

“大伙都会吃上面包的了。”

“可需要建一处磨坊呀？”

“我们必定会建磨坊的。”

这第三次的麦地比前两次因此就要大得多了，而且土地都是经过极其认真的耕犁，然后才将那珍贵的麦粒播种下去。这一切都做完了之后，潘克洛夫便回转身去干他那造船活儿了。

在这期间，吉丁·史佩莱和赫伯特就去附近一带狩猎，他们曾冒险深入到远西森林中还未到过的那些地方，其时他们那枪支都已装上子弹且还上了膛，时刻提防着险遭不测的境遇。那是一片茂密的高大美丽树林，树木与树木之间彼此相互挤压在一起，它们像是缺少生存空间似的。勘察如此

繁茂密集的森林地带是极其艰难的，因而，那位记者每一次冒险深入进去都绝对不会忘记带上那袖珍指南针，原因是该处地方树木枝繁叶茂，长得浓浓密密，阳光近乎都透射不进去，而且，他连自己所走过的路也是难于再找得到。这类地方猎物自然就更是罕见，兴许没有它们自由驰骋的足够大的空间。但是，在4月份的后半个月，他们还是找到了三只大的草食动物。这是一些无尾熊，移殖民早前曾经在格兰特湖泊北岸看见过一只这类动物品种，它们是试图躲在稠密的树枝间笨头笨脑地任由枪杀的。它们的毛皮被带回“花岗石宫”，这样，经由硫酸鞣制过后便可以利用了。

在这类外出狩猎行动中，其中有一次还有一个发现，从另一角度上看，这一发现显得很宝贵，而且，大伙还得为此感激吉丁·史佩莱。

时间是4月30日。这两个狩猎者其时深入到远西森林的西南部地方去，那位记者走在前面，其后是赫伯特，彼此间隔开有50步的距离，记者当时已到了一类林间空地，该处地方树木生长较为稀疏，致使几许光线可以照射进来。

吉丁·史佩莱首先被某种植物散发出来的那个香味吸引住了，这类植物干茎笔挺直立，呈圆柱形多枝状，上面长着一些总状花序，而且结有一些非常细小的种籽。这位记者拔了一两株这类根茎植物，转回向那位年轻小伙子，并对他说道：

“哎，赫伯特，请你看看这东西是什么啦？”

“史佩莱先生，可您是在什么地方找着这植物的呀？”

“在那边，在一处林间空地上，那里生长有许多呢。”

“好啊，史佩莱先生，”赫伯特说道，“瞧这一发现，它会令潘克洛夫永远都感激您啦！”

“那就是烟草了吗？”

“是的，而如果说这不是上等烟草，那它毕竟还是烟草啊！”

“好啦！这位诚实的潘克洛夫！他将满意的啦！可见鬼去吧，他不可能全都抽掉！因此，他完全会留给我们应有的那一部份呀！”

“哎，我有个主意，史佩莱先生，”赫伯特应声道，“我们现在对潘克洛夫就此守口如瓶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将这烟叶准备好，而到了某一天，我们就把装满烟丝的烟斗递给他吧！”

“就这么定下来吧，赫伯特，而到了那一天，我们那可尊敬的伙伴，在这处天地就将再无所求的啦！”

这位记者和那位年轻小伙子采集了相当分量的这类珍贵的植物，然后他们返回到“花岗石宫”，抵达“花岗石宫”时，他们“偷偷地”溜了进去，而且还假装着提防像是最严厉的海关检查员潘克洛夫似的。

他们对赛勒斯·史密斯和纳布没有隐瞒这个秘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位水手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怀疑。期间，得将烟叶晒干，再把它们切成烟丝，然后置放在灼热的石块上进行相应的焙烤。这样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所有这般举动都须在潘克洛夫不知道的情形下才可以进行，事关此时他正忙于造船，只是在睡眠之时才上到“花岗石宫”来。

期间，潘克洛夫曾经再一次不得不放下他那偏爱着的造船工作，是时5月1日，出现了一次捕鱼的机会，所有的移殖民都必然要参加的了。

几天来，人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庞然大物浮游在距离林肯岛两三百海里那外海海面上。那是一条体型最大的鲸鱼，它很像是属于南半球鲸种，人称“好望角鲸”。

“要是我们能捕获到它，那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啊！”那位水手高喊着道，“嘿！要是我们有一只相应的小船和一副上好的鱼叉，瞧我就会说：追逐那家伙去，因为，即便是费力气，将它抓到也是值得的！”

“嗨！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说道，“我倒是很想看看您使用鱼叉。那想必会是很有趣啊！”

“有趣是很有趣，不过就是危险，”那位工程师说道，“因此，既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对付这只动物，我们就不必去理会它了。”

“我真不明白，”那位记者说道，“这里的纬度相应较高，居然看到有一条鲸鱼。”

“那为什么不可以有呢，史佩莱先生？”赫伯特应声说道，“我们现在处在的太平洋这部分海域，正是英美捕鲸者称为‘鲸鱼活动水域’地方，而且就是这处地方，在新西兰和南美之间的海洋里，这类南半球种鲸鱼却是大量可见。”

“而且确是这样，”潘克洛夫应声说道，“可我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并未看到更多的这类鲸鱼。不过，既然我们现在不能够接近它们，那就无关紧要的啦！”

就这样，潘克洛夫不无遗憾地长叹了一口气，便转回去干他那造船活儿了。因为，在整个水手心目中，一位捕鱼者，如果说其捕鱼的兴趣是和鱼的大小成正比的话，那么，一位捕鲸者看见一条鲸鱼时的心情，大家不就

完全可以估计得出来啦！

然而，要是仅仅为了兴趣可也就罢了！但是，大伙知道，这样的一条鲸鱼捕捉得到，只会是给移殖民小组带来真正的好处，因为鲸油、鲸脂、鲸须，其用处却是大着呢！

既然这事情已经发生，而且还因为，这条鲸鱼明显像是并不想离开林肯岛附近水域似的。于是，每当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不外出打猎之时，每当纳布在看管炉灶的时候，他们都不离开望远镜，或是在“花岗石宫”窗口，或是在眺望岗那高地上，一直在注意观察这只动物的整个动静。这条鲸类动物深深进入到那开阔的合众国港湾来，从颌骨海角直游向爪形海角，游动中令该处海面逐起水波、划出条纹，它的身子全靠异常有力的尾鳍保持平衡和推进，它前进的速度有时还达到每小时 12 海里。有的时候，它还游到距离小岛很近的海面上来，大伙其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的确是一条南半球种鲸鱼，它浑身黝黑，头部较北半球种鲸鱼扁平。

此外，大家还看见它从鼻孔喷出一股很高的气雾……或者是水雾，因为——这种现象显得十分奇特——博物学家们和捕鲸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仍然没有统一。喷出的是气还是水？大家一般都认为是雾气，这种雾气在空气中遇冷以后就凝结为水滴落将下来。

然而，这只海中哺乳动物的出现，却使移殖民始终是念念不忘。这事尤其揪动着潘克洛夫的心，使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分心起来。最后，一想到这条鲸鱼，他简直像个孩子想要得到什么东西而别人又不让他得到之时那般的难过。夜间，他连说梦话也都大声讲到鲸鱼，因此肯定，要是没法子猎捕，要是能在海上立足得以大显身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奋起追捕它。

不过，移殖民们不能办到的这件事，机遇倒是成全他们了。这就是 5 月 31 日这一天，纳布站在厨房窗口上大声地叫喊起来，说那条鲸鱼在小岛屿的岸滩上面搁浅了。

赫伯特和吉丁·史佩莱此时正要动身狩猎去，他们也都即时将各自的枪支放下，潘克洛夫也都扔下他那斧子，赛勒斯·史密斯和纳布则会聚集到他们的伙伴的身旁，于是，大伙迅速地朝那鲸鱼搁浅的地点跑去了。

这一搁浅发生在漂来物淤积地角沙滩地方，距离“花岗石宫”有 3 海里远，发生在涨潮之时。这般看来，那条鲸类动物是不可能轻易脱身的了。不管怎样，都必须从速赶去切断它必要之时的退路。大家手持十字镐和套

铁长矛，通过感恩河桥，沿着这条水流右岸直下行去，就这般沿着沙滩跑，因此，用不了20分钟，移殖民们就来到了那条巨大的动物近旁，是时已经有一大群飞鸟密密麻麻般在它的上空盘旋了。

“多么大的家伙啊！”纳布大喊道。

可这话说得对，因为这条南半球种鲸鱼，身体长达80英尺，是一条巨形鲸种，其重量想必不少于15万磅呀！

此时大海仍然处于涨潮，但是，那巨形家伙却就这般搁浅着，一动不动，而且也没挣扎着试图重回到大海大洋中去。

潮水退落下去了，移殖民们绕着这动物转了一圈，他们马上就明白了它不能动弹的原因。

它此时是死去了，而且，有一根鱼叉还在它的左侧地方露将出来。

“那么，在我们这处海域有一些捕鲸者了？”吉丁·史佩莱即时说道。

“那为什么？”那位水手问道。

“即然这鱼叉还在那……”

“哎！史佩莱先生，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潘克洛夫应声道，“有人发现，一些鲸鱼身上带着一根鱼叉还能走上好几千海里，因此这就表明，鲸鱼甚至可以在大西洋北部被击中，然后来到太平洋南部时才可能会死去，这兴许不必对此感到大惊小怪呀！”

“可是……”吉丁·史佩莱说，他对潘克洛夫那般肯定的答复并不感到满意。

“这完全是可能的。”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不过，我们还是检查一下那根鱼叉吧。按照一根鱼叉使用者的通常习惯，捕鲸者们大概会将他们船只的名字刻在鱼叉上头的。”

的确如此，当潘克洛夫从那动物侧身处拔出鱼叉时，他就将那上面的这类字眼读了出来：

玛丽亚—史泰拉

葡萄园

“葡萄园的一艘船只啊！我故乡的一艘船啊！”他欢呼般喊着，“玛丽亚—史泰拉船呀！说真的，是一艘漂亮的捕鲸船只啊！而且我还非常了解它呢！好啦！我的朋友们，葡萄园的一艘船只，葡萄园的一艘捕鲸船啊！”

这位水手于是挥舞着鱼叉，激动地重复着这个他心系住的名字——他自己家乡的这个名字！

然而，鉴于大伙不能等待玛丽亚—史泰拉号船只前来索回它所刺中的鲸鱼，移殖民们就趁它尚未腐烂之前，决定先把鲸鱼肢解了。是时一些猛兽，窥伺这只丰厚猎物已经有好几天，它们都想着要立即占有它，因此必须开枪将它们驱散开去。

这条鲸鱼是一条母鲸，他们从它的乳房挤出了大量的鲸奶，博物学家德芬巴赫曾经认为鲸奶可以代替牛奶；而实际上，无论是味道、色泽、浓度，和牛奶都没有什么区别。

潘克洛夫曾经在一艘捕鲸船上服务过，这样他就可以有条不紊地指挥肢解工作；这般肢解过程是相当令人不愉快的。它持续了三天的时间，然而在这肢解活儿面前，移殖民们谁都没有表示出嫌恶，甚至是吉丁·史佩莱，也没有感到讨厌，用那位水手的话来说，他最终会成为“一名很有技能的遇险者”。

鲸脂被切成2英尺半厚的平行条块，然后再分切开为了一件一件，每件大概重1000磅，就在肢解现场用大陶罐熬起鲸脂来了一因为大家不想把眺望岗高地一带弄得又腥又臭——，经过煎熬，鲸脂的重量便减去了三分之一左右。但鲸油数量还是多得惊人，其中仅鲸舌部分就有6000磅油，而下唇部分则为4000磅。往后，有了这种脂肪，就可以在很长时期内保证硬脂精和甘油的供应，还有鲸须，虽然“花岗石宫”里大家都不带雨伞，也都不穿胸衣，但也将会有它们的有场的。这条鲸类动物嘴巴上面部分，在口腔内两侧实际上长有800角质薄片，属于纤维组织，柔韧不易折断，边缘散将开来如同两把大梳，梳齿长达6英尺，用于水中滤食万千微小动物、小鱼和软体动物，而这些东西便是鲸鱼的食饵。

料理鲸鱼的事情结束了，大伙都感觉到十分的满意，这动物的那类剩余残骸就留给鸟儿们，这些鸟儿不一会儿就会将之吃得一千二净的啦，而“花岗石宫”的日常活儿便又回复如常了。

可是，在回转去那造船工场之前，赛勒斯·史密斯萌发出想制做某种玩意儿的主意，这类玩艺器具大大地激发了他的伙伴们的好奇心。他找来了一打鲸须，将之切成相等的六段，并把它们各自两端磨尖起来。

“这些东西，赛勒斯先生，”赫伯特问道，“这东西做好之后有什么用？……”

“用来刺死狼、狐狸，甚至美洲豹。”这位工程师答道。

“是现在吗？”

“不是，是今冬，等到我们有冰块可用时。”

“我不明白……”赫伯特回应道。

“你不久就将明白了，我的孩子。”这位工程师答道，“这种玩艺器具不是我的发明，而俄罗斯族美洲阿留申群岛的猎人就常常使用它，这些鲸须，你们目睹了，我的朋友们，好啊，等到冬天结冰的时候，我就将这些鲸须弄弯曲，然后把水浇到上面去，让水结成一层冰，且完全达到保持鲸须那原弯曲度，我再在上头涂抹一层油脂掩盖起来，之后便将它们撒在雪地上去。那么，饥饿的一只动物把这样的食饵吞食以后会怎么样呢？它胃里的热量将会使冰融化，而鲸须就会立即弹直伸长开去，其锋利的两端就会刺穿该动物的胃了。”

“这真巧妙啊！”潘克洛夫说道。

“而且，这可节省火药和子弹。”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

“这比陷阱好多啦！”纳布进一步说道。

“那我们就等冬天到来吧！”

“让我们等着冬天到来好了。”

期间，造船的工程在进行着，而且快要到月底时，船壳板就已安装了一半。大家已可以清楚看出，这船的外形将会是美极了，在海中一定会是十分平稳。

潘克洛夫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激情投入工作，而且，只有他那强健的身体才能经得起那样的劳累；然而，他的伙伴们却是在暗中为他准备犒劳品，因此，5月31日，他将会体验到他有生以来其中一次人生最大的快乐。

那一天，晚饭后，潘克洛夫正要离开餐桌，他是时觉得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这是吉丁·史佩莱的手，吉丁·史佩莱对他说道：

“请稍等一会，潘克洛夫师傅，可不要就这样走了啊！您忘了那饭后点心吗？”

“谢谢，史佩莱先生，”这位水手答道，“我回去干活了。”

“好了，喝杯咖啡吧，我的朋友。”

“再也不要了。”

“那就抽斗烟吧，怎么样？”

潘克洛夫突然间站起身来，当他看到那位记者将一只装满烟丝的烟斗递给他，而赫伯特又为他送上烧红的火炭之时，他那副忠实的胖脸蛋也变得苍白了起来。

这位水手想说话，可他一句话都不能说出来；不过，他还是抓住了那烟斗，直往他嘴唇处送，紧接着就用炭火将烟丝点燃，一口一口地连吸了五六口。

一缕淡蓝而且芳香的烟雾向着四周散将开去，同时，随着那烟雾颜色的加深，大家听得一个极其兴奋的声音在重复着：

“是烟草啊！真正的烟草啊！”

“是的，潘克洛夫，”赛勒斯·史密斯应声道，“而且，那可是特等烟草啊！”

“哎！老天爷太好啦！神圣的造物主啊！”这位水手高声呼喊着道，“这样，我们的小岛屿就再不缺少什么啦！”

潘克洛夫于是就抽呀，抽呀，一口一口地猛抽着烟了！

“那是谁做的这个发现啊？”他最终问道，“想必是您吧，赫伯特？”

“不。潘克洛夫，是史佩莱先生。”

“史佩莱先生啊！”这位水手呼喊着道，他将那位记者紧紧地搂在自己的胸前，是位记者却从未经历过如此这般的搂抱。

“喔唷！潘克洛夫，”吉丁·史佩莱此时缓过一口气来，于是回答道，“松开一会啊。您应该感谢赫伯特，是他认出这种植物的；还有赛勒斯，是他焙制出烟丝；再就是纳布，他可是很艰难地才替我们保守住这个秘密的呢！”

“好了，我的朋友们，这个我将来某一天定会回报你们！”这位水手应声道，“现在，我们就是同生死，共命运啦！”

第十一章

冬季——压制羊毛毡——捶羊毛白——一个萦绕潘克洛夫脑际的想法——鲸须——一只信天翁能有什么用——未来的燃料——托普和杰普——暴风雨——家禽饲养场遭到破坏——到沼泽

地打猎——赛勒斯·史密斯一人——探井

六月来临，这个时候相当于北极地区的十二月，冬季也就姗姗而至。此时，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缝制保暖而又结实的衣服。

这时，牲畜栏里的岩羊毛已经剪下来了。这些是珍贵的纺织原料，因此，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它制成毛料。

毋庸赘述，因为赛勒斯·史密斯既没有梳毛机、刷毛机、打光机、拉丝机、拈线机和纺纱机这些自动化机器来把羊毛纺成纱，又没有织布机把毛纱织成毛料。所以，为了简化纺纱和织布的工序，他只好采取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而实际上，他十分无可厚非地想到：当人们从各个方向挤压羊毛时，可以利用羊毛纤维的特性，把羊毛打乱，再把它们简单地交织起来，制成那种人们称之为毛毡的织料。因此说，毛毡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压制工序而获得。这种工序，如果说它降低了织料的柔软性，可它却尤其能增加织料的保暖度。或者确切地说，岩羊的羊毛是由非常短的纤维构成的，因此这为毛毡的制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于是，在他的同伴们，包托潘克洛夫——他不得不再一次把他的造船工作搁到一边——的协助下，这位工师开始了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的目的在于清除掉羊毛上的油质和渗透在羊毛里的脂肪，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羊毛粗脂，脱脂的过程是在一些装满水的大桶里进行的，桶中的水保持70度的水温，羊毛被放进水中泡足24小时；然后，人们把羊毛捞起来，放进小苏打溶液里作彻底的清洗；接着，当这羊毛被完全挤压干时，便成了被揉成一团的样子，也就是说成为一种结实而无疑又很粗糙的毛料。这种毛料在欧洲或美洲的工业市场上或许一文不值，但在林肯岛的市场上，人们就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

我们知道，这样的毛料在最原始时代可能就很盛行。而事实上，最早的羊毛料子正是用史密斯现在采用的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史密斯的工程师才能在制造用于压制羊毛的机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因为他知道巧妙地利用当时尚未被利用的海滩瀑布机械动力来推动捶羊毛白的运作。

一根树桩，装上一些带着一根根垂直安置的白槌依次升降的凸轮；一些白槌可以不停地捶打在里面的盛羊毛石槽；加上一个支撑而且接连着整个装置的结实的主架：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机器。没有什么比这更简陋的设备了。可这样的机器一直沿用了几世纪，直到后来人们意识到用压缩机

轧辊代替白槌，并克服材料上的问题，才不再用捶打方法而采用真正的轧制法。

这项工作赛勒斯·史密斯的精心指导下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成功。预先放进肥皂水中没泡的羊毛，一方面便于制作时滑行、揉合、压缩和顺柔，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在捶击过程中断裂，而等到羊毛从捶羊毛臼中拿出来时，就成了一条厚厚的毛毡。这样捶制出来的羊毛纤维自然很粗糙不平，但由于毛与毛之间交织得非常之紧密，使得这不仅是一种适合于做衣服又适合于制被毯的毛料。显而易见，这种料子并非美利内呢、平纹呢、开斯米、花毛呢、棱纹呢、中国绸缎、驼绒、丝毛呢、呢绒，也非法兰西绒，而是林肯岛毡！自此，林肯岛上又多了一种工业品。

于是说，移殖民们有了上好的衣服和厚厚的被子，可以毫无畏惧地面对 1866 年至 1867 年的冬季了。

将近 6 月 20 日，大伙可以感觉到大寒真正开始了。潘克洛夫不得不因此中断他的造船工作。对此他深为“遗憾”，况且他本来就打算在明年开春前完成这项工作呢。

因为这位水手朝思暮想要到塔波岛去走一遭，见识见识一番呢，尽管赛勒斯·史密斯一再认为在那样一个荒芜而且几乎是干旱的岩石岛上，是找不到任何援助的，而不同意这种纯粹是出于好奇的旅行。再说，在这片陌生的海洋中，用一只相对来说很小的船做一次 150 海里远的旅行，这不能不使他产生几分顾虑。而且要是他们的船一出海后到不了塔波岛，又回不了林肯岛，那么，在那片灾祸丛生的太平洋中，他们该怎么办呢？

赛勒斯·史密斯经常和潘克洛夫谈起这个计划，因而他发觉，在这位水手身上有一股相当古怪的倔劲想去完成这次旅行，尽管水手可能还说不为什么自己这么倔犟。

“可是，”一天，这位工程师对他说，“我最终要向您指出，我的朋友。您曾经说过林肯岛如何如何的好，如果必须离开这里，您又会如何如何的悲伤，可是，您又是第一个想离开这个地方的人。”

“只是想离开几天罢了，”潘克洛夫回答说，“就只是几天，赛勒斯先生！就是往返的时间，和看看那个岛是怎么个样子，所需的时间罢了。”

“可是它还比不上林肯岛呢！”

“这我早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您还想去冒险呢？”

“就是想知道塔波岛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那里什么也没发生！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事发生！”

“谁知道？”

“况且，要是您遇上风暴，那该怎么办呢？”

“在天气好的季节里，是用不着担心这个的，”潘克洛夫回答说，“不过，赛勒斯先生，既然要防万一的话，我求您答应让我只带上赫伯特去做这次旅行吧。”

“潘克洛夫，”工程师把手搭在水手的肩膀上说，“偶遇让那个孩子成了我们的儿子，要是灾难落到您和那孩子头上，您想想，我们以后还会安乐吗？”

“赛勒斯先生，”潘克洛夫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不会给您带来这种悲痛，此外，等旅行的时机成熟时，我们再谈吧。再说，我想，等您看到我们的船装备齐全、整装待发时，等您看到它如何在海上行驶自如，等我们乘坐它绕着我们的岛环行一周——因为我们将一起去——的时候，我想，我敢说您就不会再犹豫不决不让我走了！不瞒您说，您的船，它将是一件杰作！”

“应该说‘我们的船’潘克洛夫，”工程师暂时让步说。

谈话于是到此告一段落，工程师和水手谁也没有说服谁，他们打算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将近6月底时，下了第一场雪。大伙已经预先在牲畜栏里放了大量的饲料，因此再没必要每天都去那里巡视，但他们还是决定，不能没有一个星期不去牲畜栏视察。

而且，他们还试用了赛勒斯·史密斯制造出来的机器，重新设置了陷阱。他们把鲸鱼须弯曲后，在其表面冻上一层冰，再涂上一层厚厚的脂肪，然后放到森林边缘野兽到湖边去的必经之途上。

令工程师大为满意的是，他这项受到阿留申群岛渔民的启发而进行的革新发明，竟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有一打狐狸，几头野兽，甚至还有一只美洲豹都中了圈套。大伙发现，这些动物都是因为胃部被弹直了的鲸须刺穿而死的。

此时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因为这是移殖民们第一次与外界取得了联系的尝试。

此前，吉丁·史佩莱曾多次考虑过，要不在一个瓶子里装上一篇报道扔

到海里去，海水也许会把瓶子冲到有人居住的海岸边上；要不就利用鸽子把信息带出去。可是，他们的海岛与外界相距足有 1200 海里之遥，那怎么能一心指望鸽子或瓶子能远涉重洋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是，6 月 30 日，赫伯特一枪打中了一只信天翁。鸟的腿部受了轻伤，赫伯特好不容易才把它逮住。这是一只属于巨翼类的美丽的鸟，翅膀展开可达 10 英尺长，而且这种鸟能飞越像太平洋那样广阔的海洋。

这只美丽的飞鸟的伤口很快就痊愈了。起初赫伯特很想把它留下来，他认为可以把它驯化，但吉丁·史佩莱对他说，他们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尝试通过这只信使与太平洋沿岸地区取得联系。赫伯特听后表示赞同，因为如果这只信天翁是从有人居住的地方飞来的，那一旦把它放飞，它一定会飞回原来的地方。

或许实际上，对于吉丁·史佩莱这位某专栏编辑曾几次造访过的人来说，难道他会对着不管怎样去发表一篇关于林肯岛移殖民们的奇遇的轰动性文章大光其火吗？如果这篇文章能到达尊敬的社长约翰·贝尼特那里，这对于一个《纽约先驱报》记者和刊登这一专栏的报纸来说，该是多大的成功啊！

于是吉丁·史佩莱撰写了一篇简短的报道放入一个结实的树胶布袋里。他在文章上诚恳地请求，不论谁捡到它，务请把它转寄给《纽约先驱报》办公室。树胶袋子被系在信天翁的脖子上，而不是脚上，因为这种鸟有在海面上休息的习惯。然后，这只快速的空中信使被放飞了，移殖民们无不激动地望着它消失在西边远远的雾霭中。

“它是往哪里去？”潘克洛夫问。

“朝新西兰飞去。”赫伯特回答道。

“祝你一路顺风。”水手喊道，虽然他对这种通讯方式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随着冬季的来临，所有的工作都又转入“花岗石宫”里进行，像缝补衣服啦，各式服装制作啦，还有裁剪气球那层多得用不完的外罩制作船帆等等。

七月间，天寒地冻，但他们有的是木柴和煤炭。赛勒斯·史密斯在大厅里砌了第二个壁炉，他们就是在那里度过漫漫长夜的。大伙边干活边聊天，一有空就读书。时间就这样流逝了，而大家都各有收益。

当吃过可口的晚饭后，接骨木咖啡在茶杯中冒着热气，烟管中散发出

烟草的香味，移殖民们就坐在被蜡火照得通明、被炉光烤得暖烘烘的客厅里，倾听外面狂风怒号，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啊！如果对于那些背井离乡、与外界音讯隔绝的人来说，幸福还是永存的话，那么，他们享受的应该是一种最大的幸福！移殖民们总是谈到他们的祖国和久违了的朋友，还谈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她的影响力正有增无减。赛勒斯·史密斯还经常纵论合众国的国事，他的论述、见解和对未来的看法深深地吸引了他的听众。

有一天，吉丁·史佩莱突然问他说：

“但说到底，我亲爱的赛勒斯·史密斯，您预言说所有的工商业活动都会不断地向前发展，难道不会有一天，这一切完全停滞不前或后退吗？”

“停滞不前！？因为什么呢？”

“因为缺煤啰，人们不正是称其为最珍贵的矿产吗！”

“是的，煤的确是最珍贵的，”那位工程师回答道，“而且大自然也好像有意想证明这一点，金刚石的形成正是只由纯净的煤结晶而来的。”

“赛勒斯先生，您不是想说，人们将会把金刚石当作煤炭扔进炉子里烧吧？”潘克洛夫发话了，

“不，我的朋友。”赛勒斯·史密斯回答。

“然而，我要强调一下，”吉丁·史佩莱接着说，“总有一天，煤会被完全耗光的。您该不会否认这一点吧？”

“噢！煤矿的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况且 10 万个矿工每年才开采出 1 亿公担，离把它采完还远着呢！”

“按陆地上煤炭消耗的增长比例看，”吉丁·史佩莱回答说，“我们可以预料到，10 万个矿工很快就会增加到 20 万个，而开采量也会翻一番的。”

“也许会。但是，在欧洲，有些新型机器很快就会用于开采更深层的煤矿。即使欧洲煤矿开采完了，美洲和澳洲的煤矿还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供应工业消耗呢。”

“能供应多长时间呢？”记者问。

“至少 250 年或 300 年。”

“那我们这一代可以放心了，”潘克洛夫答道，“可我们的曾孙辈可就要担忧了。”

“人们会找到其他代替品的。”赫伯特说。

“但愿如此，”吉丁·史佩莱答道，“因为，说到底，没有煤炭就没有机